

脫巾解帶于斯清陰布地涼颯滿庭上可以陽翬氛下
可以滌煩暑度爽籟於林端洒蒼雪於湖畔景與心適
物與意交誠隱居之至樂於是士大夫相與名之曰湖
山竹隱且為賦詩以寫其勝來請言為序於乎世之珍
竒瑰異可好者多矣而仲詹所好而樂者獨在於竹豈
故以其虛中直外特立不阿遇霜雪而不摧歷四時而
不變為君子之所尚歟然則仲詹之有取於此所以蓄
耀韜光抱幽守獨異於庸俗者霄壤不侔矣雖然湖山
之勝豈特為今日之美觀將俾後之人挹其流風遺韻
涵養封殖以繼承於無窮則仲詹遺澤之所及詎有涯
哉是為序

贈翟大尹還新淦序

守令皆所以親民也然令視守其於民為尤親焉何也
凡民有所欲而求得與所惡而欲去必先之乎令以求
得與去之令有不能然然後之乎守也令之尤親於民
如此故一設施措置而民之利病休戚係之其佳豈輕
乎哉然職乎是者貴乎以廉勤持已以平易近民以惠
利存心庶幾能善其職而盡公之責也苟非廉潔以持
已則有所蔽累而不能施公正之治非平易以近民則
眾為新異馳騖於高遠而不能臻善政非惠利以存心
則凡疵於政癘於民者漠乎其不相聞而民有不蒙其
澤矣今之鮮能脩其職善其治者往矣職此之由耳

余新淦令翟大尹福殆可謂能盡乎是者矣君始由
士出為青門令以事去改為新淦其在職介然一以公
正為心未嘗立異作新以驚俗駭眾而視民之利病汲
汲焉興而去之者不啻切於肌膚焉故令若干年雖無
赫赫之聲而上下熙然相安民不擾政不疵而邑以大
治由能盡乎三者而已也詎不謂之賢令者乎今年春
以秩滿上吏部吏部考其績命等授例命還其職於是
是給事艾君唐肅君迪哲相平賦詩為餞而徵余為之
序余邑人也知君有德於邑者君之所以善其職者為之
頌且冀其始終行之若君則雖古所稱循良者又豈多
讓哉

贈劉士皆僉憲四川倡和詩序

永樂癸巳冬進士劉咸士皆得推四川按察僉事於其
行前翰林學士胡公光大賦七言唐詩五韻以贈其意
既美士皆以英年登高第而膺顯擢又欲其仕優而益
進於學蓋美不忘乎規也于時縉紳大夫屬而和之者
凡若干人律呂相宣雅正迭奏誠六乎盛世之音也厥
後士皆由四川改于河南所至政聲籍々觀其志之所
存業之所充德之所施蓋有可徵考豈有得於詩之
所謂學優而仕者歟今年春士皆以督工留
京師持以謁余而求言夫士志乎高遠者不以所已得
為自足隨其所至皆不忘乎學是以源委深長根木茂

大有非隘陋膚淺者所可及至其他日之所就功之
業弘偉光大稱于當時傳于後世而無窮者亦必出
之所可及也然則士皆之深懷遠志所以自期待者既
如此其至而友朋之所以期望於士皆者又如此其厚
則繼今以往所以致謹於操履以期建功立事垂世而
傳後者有不在茲乎士皆廬陵人余家於淦於士皆為
同鄉士皆壬辰進士是年余承
命典文衡則士皆為門生同鄉也門生也於其有請焉
得無言哉遂書此以弁群玉且益為士皆勸云

贈兩傅兄弟之官序

永樂辛卯秋吾臨江以鄉舉與計偕者六七人惟新喻

兩傳兄弟曰玉良玉潤者年最少予以鄉里故姑與之
識明年春會試予承

上命忝司文枋而兩人者皆中高等

殿試復廁前列得賜進士出身於是其名遂彰々然傳
播士大夫間又明年

車駕巡幸北京予忝扈從而玉良兄弟亦留

行在已而有 詔命歸省于家其還京師也當待選吏
部於是二人者又得七品官為縣乃以玉良知常熟玉
潤知政和一時縉紳之士莫不榮之於其行各賦詩為
餞而以首簡相授昔有宋之盛文學之士乘時而進者
恒出於一家有若宋元獻公郊蘇文忠公軾兄弟皆以

同時登科有盛名於天下其時吾臨江則有山陰父貢父
孔文仲武仲平仲兄弟亦以科第相繼得盛名於時至
今文章事業炳耀史冊數百年來兄弟聯科者獨以乃
今復見傳氏之盛可謂有光於鄉里矣雖然君子之學
固期於行非徒託之空言而已有若玉良之英銳明敏
玉潤之沉潛簡靜其於莅官臨民固皆足以有為而無
難矣然政無常而有繁簡事無常而有緩急俗無常而
有美惡治無常而有遲速以常熟而較之政和豈能盡
同哉至於民可近而不可離可懷而不可擾可順而不
可逆因其所利而興之因其所惡而去之此則常熟與
政和其人情固無以大相遠者予兄弟之往也尚善於

其職以求無負於

聖天子選畀之重而思有以為父母斯民之寄庶幾無忝於科目無愧於鄉先達而吾黨亦重有光焉

送武文振赴臨江同知序

聖天子自統御以來敦崇治化作新政理每於郡縣有司之職必精加選拔者蓋以其人之賢否民生休戚所係故慎重之而不輕也然比年之間能不忝其職者無幾耳嗚呼此得人之所以為難也中山武文振始由中書監為工部主事秩滿遷南京戶部郎中比又改授臨江同知臨江七大夫官干朝者以謂文振之賢不可不乃相率詣予請文以餞之予亦與文振

賢亦竊為臨江幸又寧新於一言哉夫郡有守有貳官所以莅民也同知秩五品於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之事得與守裁決可否參校利病短長其任甚重也臨江古文獻之邦其君子尚禮教畏清議崇德齒務名檢其小人安居樂業勤力知訟簡而少事比於他郡治之蓋易之耳文振至彼能察其政之所急事之所先與守參決可否若何而徭役賦稅可以經久而無弊者何而戶口刑罰可以清省而不濫使其仰事俯育之餘知由於孝弟忠信則其風聲氣習未必不可以丕變而其民未必不可以入於善者也特在賢守貳力行之而已且吾聞文振為人敦實詳謹其在工部任煩理劇無苛

刻之過及居戶部政脩職舉無玩愒之失推是以施於
政以臨其民未有不得其理者也文振勉之其思所以
慰吾臨江士大夫之望無以予言為迂闊而安於小成
也則他日所至又豈可量哉是為序

張宜人輓詩序

宣德戊申冬十月張宜人陳氏享年七十有二以疾終
于家其子珂時為宗人府經歷訃聞號痛幾絕既得請
將歸士大夫與珂游者咸作詩以歌輓宜人既聯為一
編持以求予序惟輓歌之始說者謂自漢時田橫死吏
不敢哭故為此以寄哀音至李延年分為二曲則有薤
露蒿里之歌後世因之迄人而愈盛至於閨門女婦之

什自非其事卓卓足為世勸或因其子之賢其母之不
獲終養者亦鮮見焉惟宜人號有名稱自幼聞於其
性質端莊秉性淑言笑及并歸張氏奉舅姑盡其孝敬
事其夫恭順無違教諸子嚴而不傷遇下人寬而有恩
理家治生一務於勤儉而尤汲汲焉周窮卹匱以施其
惠利故自宗族內外咸誦長幼無間言焉於乎世之論
婦德者必本於孝順若宜人之飭躬制行於為婦為母
皆合法式而又身享榮養以壽考終其亦可無憾矣而
諸君子尤悲傷悼惜之石何耶始珂之出守章貢嘗迎
宜人就養所以箴規訓諭於珂者裨益為多至今鄉人
稱道其善者猶嘖嘖不已及珂入

朝贊政宗人則以道遠弗獲躬定省猶冀秋滿得褒封
其親以為榮豈意竟缺所望而宜人遽至大故不獲生
受其慶此珂所以抱痛無窮而諸君子之所以不能已
乎悲傷悼惜之意也歎而呼詩本人情是編之作豈非
本乎人之情也或予故在原其意而序以引之

送江副使復任詩序

憲臣之職上以司

天子耳目之寄下以振肅紀綱而表率乎庶僚者也其
任重而望高其道行志得士君子效用于世者恒樂處
焉然獲一處其職者鮮矣况宦歷中外而皆處之乎况
處之而致績用成聲譽著者乎此其樂當何如也

嘗思重臣尚無以廣明聽之六官表率之責志不能得
於道不能行於時績用無成名譽無足稱君子於
此蓋將戚乎其位矣尚何處之之久而能樂耶建安江
君志堅由永樂初進士擢御史歷事

三朝廉謹敦實稱其職遷江按察副使其

居職不異御史時而於正己恭下平心率物寬不失之
嚴嚴不失之苛無許察之過較其績用之成聲譽
之著則視昔有加焉今年夏以三載書最蒙

恩循例復職縉紳大夫士相與賦詩以饒而吏部負外
郎蘇良介復來請予言并諸首簡夫君子必有所憂而
後有所樂志堅官成名立道行志得其樂於斯者可以

想見矣然兩湖之間民吏之衆刑獄或未盡平賦稅或未盡均風俗或未盡純奸虛或木盡去凋瘵或未盡蘇寧能不動諸念慮哉志堅重其尚憂其所憂而樂其所樂可也行矣尚謂我問訊於子及私黃君數仲今日方面之寄惟諸君子是賴幸相勉之以副聖天子切々圖治之盛心庶俾子輩亦與有光焉

羅氏老人亭詩序

壽考出於天不可以強致也求其人同出一時者或有之而不能必其皆出於一家求其同出於一家者或有之不能必其皆見於數世之下此羅氏老人亭之所由而詩人君子所以見諸詠歌若如此羅氏老人亭之

或百有餘歲其時官府存問高年出於羅氏者先後相望由是見稱於時莫不以為太平之盛事遂相與名其里曰老人里其後子孫蕃殖春秋會合揖拜至今無所容則又構亭於里中以展家慶亦名其亭曰老人亭元季亭燬于兵歷年滋久未有以復之永樂乙酉秋養蒙先生始即其舊重葺而新之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為記其事已而將刻石亭上以告其族人昆弟子姓而先生捐館下計其享年春秋蓋亦幾百歲矣今先生之子汝敬脩撰偕其兄嗣武汝弘其弟汝寬琢石樹碑于亭復集諸君子所為詩歌總若干首而

屬予序之於戲者年盛德見稱於古昔者尚矣漢西都
諸儒若申公伏生輩皆八九十至於百歲唐香山諸老
宋洛中諸耆英亦皆八九十是雖齒德之高同出一時
而其人未必皆於一家也羅氏數百年來者願耄耄松
栢于于既萃見一時又同出一家而又屢見之不已家
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於乎何羅氏壽考之蕃福澤
之盛至於如此哉謂非得於天可乎大抵天下之事由
人力者可勉強而致得於天者恒出乎自然非人力所
能為也繼今以往羅氏子若孫登降揖讓于斯俯仰酬
酢于斯為子而敬其父為弟而慕其兄念祖考數世之
享恩國家涵煦之際益勉於為善以報歎太平而

夫壽考之盛則斯亭之美將傳之無窮而斯文亦與
榮焉

松栢軒詩序

武昌陳氏其遷由江州世為望族有式銘處士者在元
時蓄德弗耀以醫藥濟人其志澹然無利祿之求嘗構
軒為燕休之所軒之前無他植惟種松栢蓋取斯以見
志也處士去世已若干年而松栢獨無恙今其孫孟機
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官居之日恒以處士之手植為念
縉紳大夫與之游者既為賦松栢之詩而復屬予序焉
夫物之在天地間殊萬彙而不齊故其質之貴賤美惡
堅脆亦各因其材而見焉然東南之區求其材之重厚

堅緻挺特凌厲高出巖壑上千層霄歷霜雪而不變見
用於宮室器用可以任重而致久遠者為松柏為然然
君子有取於斯者豈徒然而已哉觀其正直不阿則思
所以立其志觀其堅忍不拔則思所以厲其節觀其材
力之壯則思所以致其用若是者於君子進脩之道未
為無助也苟以是為凡卉之類無與於人事而漠然不
以相干斯亦不足與議於道者矣孟機堅忍持重廉介
弗阿所至風節凜然吏民安之誠無忝於其世無愧於
松柏之植矣異時超躋顯融建功立事以任重致遠其
不為廊廟之令器者乎姑以是寤於魯公之什且以明
其機也是為序

其熊卓六若是我君歸故鄉吾知文江之上磻洲之閒
其山川草木將皆有喜氣而為之發榮振耀鄉之耆老
以洎宗族父兄必將望而拜曰此吾

聖天子寵命之來降也則相與具壺觴升堂以為君慶
於乎斯慶也豈徒為周氏一門之榮固將以為鄉人之
勸以貽子孫無窮之休若是則諸君子之所以播諸詠
歌者又豈徒為一時之觀美而已哉是為序

周職方詩集序

予家居時獲與周君子霖游子霖博學高才蔚然有聲
臨占間已而識其從子岐鳳君其才學不異子霖至於
操筆吐詞頃刻立就意氣豪宕不羈子霖與予皆自以

為不及也後數年子霖不幸棄世岐鳳領薦為教職一
佐縣政兩遷國子累轉而至今官教歷中外三十餘年
其文章之美聲望之隆士之得名若君者不多見也今
年以職方秩滿來京出其近藁一集示予曰昔與子游
之顧念少壯日窮蚤夜之力從事於編簡以為苟不克
施功業于時必藉諸文字以垂萬一不朽託於後此予
三人者之素志也子霖不可作其遺藁所存無幾予叨
祿禁林竊幸以是為職業而碌七歲年學思荒落間有
鄙作一二多煨燼於回祿雖欲收拾志且餒矣觀君平
日著述甚富晚年尤嗜學不倦所作益浩博宏放嗚呼
無際人鮮及之君子敘為翰林編脩復多學而賢其能
為君收拾而傳也可必矣所謂垂萬一不朽之託於後
而償厥素志者獨於君見之斯又何可及哉君之先世
以儒鳴家學相承有自故其樹立特異且有子克紹厥
緒如此尚奚俟予言為耶茲因君有命不可辭遂為之
序并致感歎之私云

鄒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來已久大抵有姓氏而後
有派系有派系而後有譜牒有譜牒而後世代之久遠
親屬之戚疎可得而推唐宋以來大家世族莫不致謹
於此然非子孫之善繼善述者鮮有不致於湮沒而昧

味無聞也吾滄鄒氏其先居撫之艷坪宋世有仕為光祿大夫者至某始贅于新滄之閩陂生二子其季曰少四府君復挺邑之晉溪晉溪之前舊譜以兵燹散軼不傳府君之五世孫曰義焯者欲脩輯之竟賫志以歿今其孫兵部郎中孟爵復慨然致力於斯欲以繼夫義焯甫之志可謂能重其所出而知所本者矣譜成來請言為序夫譜貴得實不援遠不遺近若孟爵之譜斷自少四府君而下為之序次昭穆於生年卒葬皆備書而無所遺者蓋本其所可知者而言也視世之損益附會以誣人欺己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鄒氏之後人尚敦德務吾以嗣於無窮哉因是為譜序且以致其勸勉之

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其六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者也其學則顏曾思孟周程朱張之授受以相講明者也千載而下為師者則資此以為教為弟子則資此以為學固未有舍此而可以為教為學者也彌勗以純謹聰察之資出身庠序其於學焉教之之術講之有素矣今之往也不過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勿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勿雜於私智人為之鑿導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以不及使賢而智者據而有所立愚不肖者化而有所成庶幾於已而不負其所學於人而不負其所教且於學校斯文亦重有光耀矣彌勗尚勉之哉

贈周公明赴長洲教諭序

黃岡縣學教諭周先生公明以九載秩滿上吏部吏部考其績在優等循例將陞以授于郡學先生以老且病乞仍舊任於是改教于蘇長洲鄉之士大夫相與賦詩為別而徵予序其首簡曰學官之秩甚庠而其任甚重也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學莫不有師然求其道之能立而稱於其職者鮮矣授業解惑也然必身能行學而後足以授於徒今之人或此師道之所以鮮學校興人才盛其可得乎

昌黎有曰師者所以傳道然後可以傳諸人已充于學校而能稱其職者幾何一也於乎師道之不立而求先生以家學之懿於詩書

氏無所不通而老成端厚言動恂恂皆可師法蓋所謂道之行于身而學之充乎內者也故其職教四方所至士陶其化為時聞人者後先相望矧蘇為名郡昔胡瑗嘗教授于此至于今其人猶仰其流風遺韻於數百載之下而先生之弟學正公又嘗施教於是邑能卓然以師道自任吾知先生之往也譬若駕輕就熟無所用其力而於興賢育才之效可坐而致矣則其師道之傳教化之盛將與胡瑗並稱不悠久豈徒推重於一時而已哉

訪讓允謙字序

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建安楊公之仲子讓冠而

字之曰允謙國子祭酒胡公既為之說而祝之以辭以
予同寅辱交之久復請予一言示教戒之意予不敢以
辭也則為之告曰君子之目脩莫大乎謙讓與謙古本
天下之美德也惟讓則處者愈下而須臾不敢以自
驕惟謙則自視者益卑弟忠信而遜志以自將居是故下氣怡聲和色以
著於事親之間者乎友以
者非謙讓之著於兄弟
而不矜不伐者非謙讓
美質既冠而字則將有
一之責必也遜志時敏退然

而若有所不及虛已自下培然而若有所不足無驕而
陵也無滿而肆也無傲而誕也無先人以術能無矜已
以恃長躬履實踐以求造夫謙讓之實將見業日以充
德日以廣人之仰慕而尊崇之者日益以衆矣夫如是
則於命名制字之意可以無愧而所以底夫高明廣大
之域者又可泮泮哉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請以是為讓勸讓其勗之哉

贈癆醫孫思敬序

友人石公熙永為余言癆醫孫思敬之賢目曰思敬吳
之姑蘇人少警敏通儒書兼攻於醫嘗遇異人授以秘
方屢試之而驗因以醫鳴于鄉既而隸名大醫居京師

有年矣京師之人有疾輒叩之思敬投之劑一無所計以是人德之不忘今年夏四月公疽發於背而禁衛復失所守凡有茹輒吐之不三四日膚瘠而腊形憊而羸眾醫以公耄老且艱疾環視之莫敢措手最後思敬過視之即許以不死於是砭以防其潰藥以通其氣未浹辰而瘳既月乃復公貧無以報思敬方慮其報之來也輒不有其功公私竊歎曰惠及更生施莫厚焉厚施而不報斯亦無可報者矣報之以言其亦貧者之心乎然善而無所重輕雖墨南山之竹惡乎用惟先生德重當世道泯于人人倘不靳而賜之言則豈惟僕重拜更生之功而思敬之名亦將重於莘衮之褒亦鍾之勒矣是

判韓言

之區其

陽轉徙

蘇因占籍馬公之尊人復

先

無介侃之節

可以懾強恭而服僭偽迨

名聞于

町間其後公之

兄公茂以精水醫學受知

今上皇帝為大醫院使温

此謹有聲于時及其歿也

公入大醫院擢任院判

夜勞勤稱於其職居數載

公遇嬰疾竟弗起以水樂

西冬十月卒于北京之官

合

皇上深用閔悼特為文賜

之逾常品朝之士大夫聞

公之卒者立不為之悲傷

卒作為詩歌以挽之公

之子某以所得挽詩若干

米徵序於予嗟夫詩本性

情止乎禮義故凡悲哀愁懼娛離合必於詩焉發之
蓋人之情有不能自己者如此惟公以詩書之胄克承
家學遭值明時為

聖天子所知遇一旦歿于官特蒙卹典之加而又能致
人哀感作為詩歌追挽之此可見公之平生心術至誠
忠厚所以得於天者甚厚而見慕於君子者果何其至
哉予忝職侍從與公兄弟交游幾十五年不謂公之兄
溘先朝露而公亦九原不可復作矣感今思昔為之慨
然遂略述其槩以冠篇端且以摠予之哀云

送新復古之官臨江序

照為理得其理成其質乃可

以敷宣法教揚闡宗風啓導群倫以翊贊夫化民成俗
之務然自其教不明欲縱惰誕之術競起而世之守其
師說者又斥々焉不能相與究明開導之於是空無之
學日就榛塞不有以崇獎而作興其教不至於凋喪淪
弊者鮮矣昔我

太祖高皇帝削平禍亂混一區宇制禮作樂誕宣人文
稽古建官庶職咸備而尤注意於釋氏之教且復設官
以釐之上率下承蓋將明其道化其愚啓其暗通其窒
礙而紉之於至善之域焉永樂庚子冬臨江之都綱缺
有以復古為薦者遂得兼住持天寧講寺將行中允吳
公仲平相率搢紳大夫詩以貺之而屬予以序夫都綱

之任所以長率釋流以宏其教宗而講師之業又所以
宣明大覺以會其指歸兼是二職者亦可謂難矣復古
廬陵人自少善根宿植神清秀朗勤苦焉嗜浮圖以為
高遂託跡方外既若干年即首京刹之座粗衣菲食謹
持律戒窮討秘義晝夜不怠造般若之奧悅二觀之旨
體用不遺內外相資絕欲縱之愆無惱誕之失今而領
都綱之任專講師之席將俾人崇其教滌穢除累通暗
去礙以同造夫大覺至善之域上以陰翊
皇度下以揚闡宗風庶幾不負朝家崇獎之意而於佛
氏之道亦重有光矣復古尚勉之

送陳憲章復任序

夫子之潛邸也休沐之暇復門與榮縱觀乎闡闡
內至城之南隅則曰此舊有隄龍門吾曾祖亦軒先生
進鹵簿圖時拜住丞相於此引見元主成宗者也至城
之外西有長春宮遺址則曰吾曾伯祖小軒先生之所
游憩賦詩而虞文靖公為之序者也至文明門則曰此
舊有明時坊吾亦軒先生之所舍也今家藏曰明時類
橐蓋以此名云至太學則曰吾伯祖副使公先祖集賢
公嘗為內舍生於此藏脩者也遇都人故老亦往不能
道兩先生之遺迹可謂盛哉明年夏四月小軒先生曾
孫桐自南京來省其兄於翰苑又得與其兄周旋以追
尋乃祖之遺慨然懷思其流風遺韻將有以紹續焉固

有非尋常騷人墨客之流遨遊江湖以騁其登高弔古之懷而已也相尚場之相將歸大夫士咸賦詩以道其行而屬予為序予故多事元世之盛以贈之若其兄弟會合之歡離別之情賦詩盡之矣遂略之

贈鄭耕恭致仕還鄉序

聖天子臨御以來任人圖治宵旰孜孜一視同仁措生民於壽安之域而於禮賢尚齒之意尤拳拳焉是故中外之臣無間戚疎遠近凡齒及七十者皆得引年致政歸榮桑梓以壽考終

恩德之隆從古罕儼乃永樂甲午冬十月朔監察御史鄭六斤恭以年滿七十 朝乞賜休致

天子時命優禮遣歸老于其家於是所與交游者談祖帳都門之外且皆賦詩以餞之國子司業金華貝公伴予言為序予惟鄭氏之在浦江以義門著稱幾二十世孝友敦睦之風聞天下我太祖高皇帝褒獎行義於鄭氏尤加禮異凡子弟之才著悉拔而用之時則有若沂為禮部尚書濟為春坊左庶子衣冠之美炳耀于時今

天子即位一新庶政耕恭拜監察御史賜沂致政還鄉所以優待鄭氏者尤厚耕恭能文詞周慎冲密謹言而篤於行有恬淡之志無綺紈之習其居官莅事廉正而不厲明恕而不察恂恂退讓有古君子之風誠無忝於

其職矣今茲謝事而歸也蒙被 恩眷親拜

宸翰寵褒之榮行李光華宴錫有加一時縉紳莫不榮之是雖舛恭之忠誠純篤有以獲

上之眷遇而亦豈非其累世積德深厚之所致乎亦戲世之君子懷抱才藝效用于時與他日宦成幸得歸老

于家以為終身之榮遇而往之有不可必得視吾舛恭之列位于 朝道行志達而又能進退以禮不辱其身

以光其祖考榮其鄉里若是者其可多得哉雖然舛恭至于家見其宗族昆弟行于 鄉見其親戚故人相與展

敘平生酣嬉宴樂周旋於尊 俎之間將必具道夫 聖天子禮賢優老之意與夫

朝廷之禮文之盛也則詠歌太平之其子

族人並勉於為善以上報

國家之德庶幾無負於

聖天子之厚而無負於 文廟之所期望矣於其

行遂言

贈 謝教諭劉九成

水樂也夫子 宦仕至北京 弟鳳儀先一年由

監軍御史調居平谷縣平谷縣 師可二百里鳳儀聞

三兩月必一見見則留信宿乃 去每問平谷所與游者

亟以教諭劉九成為言且曰 成商河人昔者南宮會

試予與九成俱不偶其時同也

命為教官予往靈鐸而九成一主平谷及予為御交嚴
得為民於此以與九成遇羈愁困踣之中無以慰子
獨九成篤念斯文和顧如平王已而復延致學言俾
生執業講明問難藉此歲得一采若干石由是可以代
耕之勞論公上之用使予無一嗟愁歎不足之色者
九成之惠也已而又曰九成之意平谷自昔艱於
首取教諸生有法無奇且彼不之人而學校之
舉自九成之奉也鳳儀之

九年秋九月

使而上者知所以學而學焉者有所成其於
誠無所負而於是行也有光矣予以鳳儀之
請故歷叙九成交友接物之盡其道與夫脩己及人之
盡其職者而書以為贈行序

贈王所存還會昌序

吉水泝流而上可四十里曰古溪王氏世居之其先業
儒由宋元以來通經學古之士但甲於其鄉有曰所存
王先生者今大學士胡公之外兄也嘗為予道所存之
實予因得識其人而友焉所存少穎敏刻意於學通毛
氏詩為文章有裕式既壯志落落不偶永樂初顛之會
昌儒學闕師範或以所存為薦者遂聘致之上于吏部

至則命就試翰林中在優等乃受職還會昌會昌為顛
屬邑據章水之上游僻陋而荒落烟嵐瘴癘之氣蟠結
鬱積遠方之人或卒然觸冒之則往々疾困纏綿至不
起者有之所存之來也乃能安其風土優游恬嬉於琴
書俎豆之間志適氣舒肆然有以成其樂晝夜講誦力
去積習之陋所以琢磨淬礪以求其底於成者蓋無所
不用其心焉而比年以來諸生挾所業以試者輒不利
有司所存亦惟於其教之未至業之未脩初不以是咎
於人而怠廢其職也永樂乙未秋所存以九年秩滿來
京師吏部較其績效弗成將舉例降以罰所存聞之曰
尸位糜祿口誠當也未幾為請於

朝乃命復還會昌期三年弗成而後罰之所存後
命不勝感激詰旦即束裝就道翰林檢討錢君君禮中
書舍人許君鳴鶴咸相率賦詩為餞且以首簡授予予
謂士之脩於己者為不易故其施於人者為甚難况學
校以得賢為本非漸漬培養積之於悠久則不足以收
其效會昌居深山長林為瘴癘之鄉凡典教于茲往々
悲傷憔悴恒抱無聊之感故其所以為教者不過記誦
於詞章之末所以為課試者不過蹈習夫陳言之陋玩
愒歲時苟且率略惟以免罰為僥倖之圖教化之不興
師道之不立士類之無成其所由來者尚矣所存至是
奮然特立思有以作而新之故其教之所施恒先本而

後末由內以達外決洽涵濡待之於悠久未嘗苟且率
略以急近效為心而求倖免於責罰以此較彼其難易
得失較然若黑白之分不然會昌諸生豈果不知所以
為學而所存之施教何其成之難如此也或曰所存不
幸而遇會昌使其處善地則有不勞力而可以坐致其
成者殊不知君子之於出處進退隨所遇而安其於得
失利鈍則有弗足計者有若吾所存之持身守志確乎
其不移曾於是戚々而有以動其心哉世之觀所存者
幸無以是而少之

吳氏族譜序

族不可以無譜々者所以敦本始明世系別等可衰而
恩義也夫人之生其初一人之身至於二世三世其尺
尚同一家飲食起居冠婚喪祭相聚於一堂之上揖拜
跪起長幼之禮秩然而不紊譜不作可也傳之之久至
於後世一人之身散而為數十百人仕宦轉徙之靡常
居止地望之有異苟無譜以合之則苗裔無所據疏戚
無所辨至於相視為途人者比々而是此譜之不可以
不作也廬陵之永和吳氏世為望族其先家永新之燕
市復徙泰和之白沙其居永和者則始於某世祖某宋
興以來衣冠蟬聯以經術而顯者項背相望至于今益
蕃衍盛大有着尚禮尚忠之篤厚著稱於鄉以及其子
克良克岐之敦尚禮讓不忝其世而尤切々焉於敬宗

睦族之道間自南來以所脩家譜一編相示有宋右丞
相信國文公序引在觀之既則再拜請一言以識右簡
嗚呼自宗法不行而譜牒興士大夫家猶得賴之以究
夫木水本源之義近世故家大族於宗法固不知講而
於先世之譜牒一視為長物謾不加省其間子孫之賢
能尋釁先緒致謹於此以不失夫前人之舊者十不二
三焉視吾克良兄弟之拳拳愛重於斯以不忘其先者
可同日而語哉繼此以往使吳氏子若孫登名於茲譜
者皆能以是為念篤世系之親明孝弟之道尊卑之有
其序昭穆之有其等疏戚之有其辨揖讓會合之有其
節冠婚喪祭之有其常則所以訓于後世傳于將來者

其有窮矣傳曰本之茂者末必蕃膏之沃者其光燁
於吳氏尚亦有徵焉

靜軒詩序

永嘉有一士曰謝庭循嘗以靜樂名其軒士大夫與之
游者皆為賦靜樂之詩長篇短章萃為一卷介子友彭
君子斐采求言為序予非靜者也果能知靜之說乎然
予有以試之矣予來北京嘗結一室墜其中以為游息
之所而名之曰冰雪每晚歸自玉堂則命童子拂几席
秩圖史焚香煖茗正襟危坐憂慮不作于內入事不交
于前闔七竅八四顧寂然怡神於恬澹之境游心於高
明之表妙契天地之始默識造化之源而吾方且于个

馬中六馬悠然自適無纖毫之累若是者殆於靜而有
得乎庶循以靜名軒非深得其理而會其要者其能真
知其樂至於久而無變乎雖然人之一身固不能以常
靜而無動也而所謂靜者豈枵然若槁木塊然若泥塑
而無所為哉蓋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根靜未嘗無動
而動未嘗無靜也惟吾方寸之中湛然虛明日用酬酢
流行於天理而不為外物所搖奪則靜亦樂也動亦樂
也反是則雖閉門扃戶處於至靜之中而吾心之紛紜
已交馳於彼欲得其樂者蓋鮮矣庭循悟靜之理得靜
之趣反於中者廓然而有餘故雖處夫都邑喧雜之區
帶聲利之途而其心常澹然不為之動宜其所樂之

一旦出而仕也學六汲六強勉力行於是而任
風紀職部屬持法盡公廉而不私謹而不肆卓々乎有
古君子之風及其引而退也將老於江湖之上而復以
薦者起為瓊州瓊古南越地自昔號稱難治公始至其
郡守以清靜一不為峻迫以利乘近效審察夫人情俗
尚之必宜無首漸摩休養生息教之導之以入於其化
由是政洽人和郡大治以寧公乃行以其暇日與賓客
故入彈琴賦詩登高遠覽自放於山顛水涯之間以樂
其然推其治與其所以為教雖古二千石稱良吏者不
是過矣公在瓊十餘年始以憂去自其去至今其人無
小大貴賤咸追思愛慕之而不忘苟非公之篤厚廉平

務實惠以及於人者其能若是哉今肇慶比於瓊道里
又近矣其人情俗尚為治之難易無大相遠者然以昔
之所施於瓊者而施於肇慶之人則其治之之易致效
之速有不待餘力而舉者矣雖然世之真才能取爵祿
者其途亦多矣然或際遇於盛年而不能快意於晚節
惟公以才學早遇

聖明超躋顯秩敷歷中外至於晚在受任牧伯之寄益
克張大以展其所施而又責及其子以明經擢高第列
官詞林為

聖天子待從之臣顯榮光大方自茲始於以見公之高
年碩德所以享其爵祿顯于功名傳諸其後者又未

有艾也予言蕪沔不足為公譽特述公始終遭逢之庸
與其積諸躬著於官而及於人者以為贈

贈御史蕭孟常巡按廣東詩序

聖天子蒞阼之初慮天下之廣四海之大於民情吏治
之得失休戚有不能周知則自京畿達于藩閩以及邊
徼數萬里之遠皆命御史持節以按臨之期三年則遣
人更待著為令今年秋八月都察院奏廣東當代於是
監察御史蕭孟常實受命以行同列洎鄉里之士皆
作詩為餞而俾予序其首簡予惟御史之名見於周官
其職掌贊書受法令戰國為記事之職至秦漢始有監
御史以任糾察晉復置檢校御史隋改檢校為監察御

史唐復置監察御史裏行宋沿唐制設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我

朝酌古制以臺為都察院院置各道以監察御史以分任其事入則糾正百寮震肅朝綱出則廉察奸慝觀采民風其任非他職可比然非廉公諒直之士不足以居之孟常始以明經登永樂辛卯進士第擢授今職其為人小心周慎廉介弗阿不察者以為明不察者以為譽數年以來寮案稱之曰能可謂稱於其任矣今之任也居言之位得言之地必思曰教化之未興吾何以勸之獄訟之未理吾何以平之奸黨之未去吾何以去之

吏治之未舉吾何以振之其利當興者有幾其害當去者有幾其之賢可薦其之才可進者有幾如是則可以舉於其職而無忝於

聖天子之所責任矣苟為庸人碌人因循苟且視民之休戚而有所不察視吏之得失而有所不舉長貪殘之風嚴蒙蔽之弊此豈任風憲之道為

聖天子奉宣德化之意乎予於孟常朋友也責善者朋友之職故於其行不以頌而以規云

春兩堂詩序

聖天子蒞阼之初大封功臣凡竣於王事有異勞者皆得褒贈且推恩及其子孫俾皆貴顯而享其爵祿焉其

時咸寧成山侯王公彥亨之先公以淝河之歿追封奉
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金鄉侯謚
忠莊命侯嚴封武義伯後數年以山陵故進封今爵
侯為人孝友敦厚好讀書禮接賢士竭忠事上夙夜弗
懈出入朝著小心實畏無毫髮驕蹇嘗念其先公早
歿不待於養歷歲滋久與人言恆涕下沾襟悲憤愴惻
汲汲焉若有求而弗得者因扁其堂曰春雨以寓罔極
之恩縉紳大夫士與侯游者咸為之作詩而以首簡相
屬竊惟四時之運春為之首時雨之降惟春為宜故凡
動植之品枯瘁凋落潛藏退蟄於其際者必遇之而後
敷榮暢達有以遂其性是則春雨者因人與物之所

喜而樂之者也侯忍其親於既歿則其中慘焉而痛怛
焉而傷政所謂哀毒之苦者而乃取是以名其堂何哉
雖然予有以知其然矣禮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
有怵惕之心蓋言孝子因時序之易追念其親之既逝
故於春祭之日與其親之氣之來而如將見之且不忍致
死於其親欲其常存而不忘常見而不失庶幾可以少
紓其思而慰其懷也然則侯之取是以名堂者其意
深矣抑予聞孝子之於其親也思為大而報為難惟其
不可報故其思無窮若風木之觸乎耳焄蒿之接乎目
羹牆之如在手澤之若存感雨露而怵惕履霜露而悽
愴一跬步舉目之間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思此古之人

所以有終身之慕者政以此耳然則侯之倦々不忘其親者豈惟春兩之時為然哉詩託此以致思於無窮耳觀於此者尚察侯之心而無以辭害意可也是為序

送聶士安重遊金臺序

士之隱於山林者其寧靜澹泊可以觀物察理晦迹求志以積諸躬以充其蘊蓄而必得通都勝地為之觀游名山大川脩其登覽以弘其器識以拓其見聞庶幾其所負者不卑以隘也不然井蛙管豹庸々瑣々烏足以為士哉此司馬子長之所以遠遊也滄甫溪聶氏為邑著姓士安少負奇氣長而好遊嘗拿舟下彭蠡道金臺歷山東以至燕冀徘徊登覽浩然以歸久之以為未也復辭家而來今年

聖天子舉巡狩之典駐蹕北京余備負扈從與士安相會者累月歲寒士安告歸請予一言昔蘇樂城出西蜀以為於山見泰華於水見黃河於人見歐陽公其喜幸為何如也今士安之行幾萬餘里以至於斯仰居庸西山之高俯桑乾易水之深登黃金之臺弔涿鹿之野其厭飫於山水之奇勝古人之塵迹不特黃河泰華而已也況今

天子做成周營洛之意肇建二都北京都會之區而車駕臨幸四方萬國輪楫輻湊人士雲集士安遊其間豈無所得哉今歸故鄉里閑交游更相勞問扣予之所

蘊必有歎異之者矣是為序

送羅貞吉還江寧序

聖天子既登寶位百職咸舉庶事用康民物豐阜翕然以和乃永樂七年春倣古巡狩舉省方之典駐蹕北京凡四方藩臬暨郡縣有司皆奔走效職冬十有二月江寧簿羅貞吉亦以公務來胥會京邸與予握手者累日事畢侍講曾君子啓合諸同列賦詩為別屬予一言貞吉故儒者性行純篤寡言辭與人交謙而有禮始以秀才應辟當得七品官銓曹以江寧急缺奏為簿或曰江寧亦縣也民夥事繁旦夕汲々雖奔走奉承有所未暇若以儒者處之持迂闊之論行迂闊之事鮮不曠官失

而遭黜罰也予曰不然儒士

讀書窮理宅心公平無

施而不可彼以刻薄殘忍

行孤媚狙詐百態逢迎

可採取容欲以僥倖於旦夕

豈儒之所為哉貞吉自

受命以來不厭々不汲々雍

和緩舉於其職未嘗棄

為其所行而為暴吏之舉宜

士民信之君子稱之政

言簡而名聞流而後知貞吉

為政果無愧於儒者也貞

吉之歸尚求有以副

天子拳々愛民之心始終

諸公屬望之意而予亦與

變吾儒之道則庶幾無

胡氏山屋八景詩序

距吉水之南十里許有山

霄漢挺然奇秀曰夫容

山山之下舊族胡氏世居之
映帶而烟雲風日變態之狀
可賞而可愛者胡氏之序也
覽而樂之乃極其最勝者
潭澄碧曰燕洲曉日曰波
夜讀曰鍾岫晴雲曰妙山
大夫詩以咏歌之既成賦
賜山天下之窮處也一日
家渴遐陬之小區耳一
以地由人勝事以言一
嗟乎源澄之志則

山四傍川原林壑遠近
時朝暮粲然呈露無不
舍人海澄家居時日登
八景曰芙蓉疊翠曰墨
泉曰石井春畊曰楓林
王其官京師也徵摺紳士
詞子求為之序且曰思昔
韓昌黎之文而名遂傳素
柳柳州之品題因得以不
則然也幸不鄙而賜之子
昌足取重哉且吉水為

江古名邑八景古水之勝
之為然柳州之文詞發揮之耳雖
勝人焉知不因今日賦咏之什而有聞乎此政海澄之
志也予言昌足取重哉若夫其間景物之美游觀之樂
則諸公賦之悉矣予特舉海澄志之所在者書以弁其
端云

贈陳希顏廷涇州詩序

吾邑黎田陳氏為衣纓家自唐宋以來代有聞人其間
或以相業稱或以科第顯或以文學著前後相望至元
時又有若存七翁者負通明之學卓然見稱于時至今
鄉里猶景慕之存七之孫曰希顏博士弟子負登貢

成均未幾佐政大理復為刑部郎

清慎平名稱於其

職後以薦者擢知蘄州復為寧海

年秋九月以秩滿

改平涼之涇州在朝士大夫相

者咸賦詩為餞以

予為鄉里不鄙命序其首簡予聞

其在寧海時善於

其政寬厚慈良弗峻弗激宅心以

止而不局於褊迫

待物以平恕而不流於苛撓因民

利者而興之所病

者而去之閭閻田畝之間稱道其

者如出一喙比聞

而頽去職其民之少者則相與追

之于道其父老則

率詣闕下懇乞請留之不置

此則知希顏之得

心而民之服其教令者可知矣今

之往涇也譬猶

如於盤錯駕輕車于康莊

有餘裕矣

其賦異時報政于朝課績循良使汪之人懷戀上思

如寧海之民則可以無負於司牧無愧於古之良二千

石矣希顏尚慎重之哉

贈郭鼎貞還南京序

聖天子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圖治靡寧懷保小民明慎

刑罰故於邦刑之司必慎擇其人以典厥職所以重欽

郵而示哀矜之意也予友郭鼎貞始由太學仕為秋官

主事周慎冲實為心辨績純濟稱於其職今年夏

四月以秩滿之次又部第其績在優等以未及三考也

命復還其職在朝縉紳士大夫鼎貞游者咸賦詩為餞

命復還其職在朝縉紳士大夫鼎貞游者咸賦詩為餞

以子辱在父要俾一言弁諸首簡予謂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而在於得人以任其職觀於皋陶之明刑弼教而刑期於無刑則當時治化之盛可得而想見矣其後政教陵替始專任法律以罔其民於是作為刑書而亂獄愈繁若是者豈所以求民之生寔所以速民於死耳欽惟

聖天子法天而治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切于焉以詳刑為第一事懇切戒諭至再至三惟恐有毫髮不當以傷天地之和於是天下之民莫不迪于德樂生居業同囿於光天化日之下是果何道以臻此哉實由我聖天子躬行於上羣有司率職於下相與成之補救

舞而使之不犯諒然慈良豈弟之風愍然惻怛忠厚之意治化之盛蓋亦幾致刑措而同躋於泰和者矣鼎貞尚歸而求之慎其始以圖其終惟清惟謹而恕以宅夫心惟欽惟卹而仁以濟夫物無激而撓也無狹而迫也無寬而至於縱也無嚴而至於殘也斯則聖天子之賢圖治之意而所以為明慎刑獄之本者實出于此雖然以鼎貞之賢其於是職固優為之矣然區區猶奉之是以為告者蓋所以期鼎貞於遠大而盡友朋忠告之道也是為序

丹陽宋氏族譜序

吾鄉宋氏世為衣纓家其先出自晉丹陽府君哲哲之
後有興者為大常協律郎改官吉州官滿歸經新淦見
柘鄉山水秀麗遂家焉其後族姓蕃衍則由柘鄉分黎
陂由黎陂分今之橋灘然皆以丹陽為始出之祖以太
常為不遷之宗橋灘自黎陂來居僅六世則始於居士
層卜翁實進士常固之高祖也常固念其先君弘善嘗
欲脩輯家譜以繼於柘鄉黎陂之派有志未就而卒至
是乃體其先志參以歐蘇之意別白疏戚考訂妄謬著
其行第爵位卒葬源委有叙尊卑有等綱舉目張秩然
不紊譜成將鐫梓乃來請為之序先王盛時宗廟有制
昭穆有序冠婚喪祭有禮自足以敦本厚族譜不作

也去古既遠宗廟之制廢昭穆之序紊冠婚喪祭之禮
不講苟非譜以識其所從出別其所由分則世日以遠
族日以蕃親疎之誼乖骨肉之恩絕其不相視如秦越
人者幾希而禮者曰禮不忘其所出返始之道也常固
以譜始不忘所出而返始者歟夫返始者尊祖敬宗之
本也能尊祖敬宗則所以厚倫理篤恩誼以維持人心
興行孝弟者舉不外是矣雖然作譜之要尤貴得實失
實則不足以傳遠昔梅洞提舉以為其法當如臯陶之
明刑慎罰不可輕出亦不可輕入苟輕出之是謂忘祖
輕入之是謂誣祖聞者以為確論常固如此必有以審
之吾知其傳遠貽後也無疑矣然則後之人登名斯譜

者其可不體吾常固之用心哉

贈郭鼎貞南歸詩序

士之窮居獨處非資友朋之益非有見聞之廣以擴其心胸以舒其志氣則終於卑陋而已是以古之人以友一鄉一國為未足又尚友夫天下之善故其所至者遠所就者大而人莫能及也予自弱冠以來與郭君鼎貞雅相交善與予同游鄉校切磋琢磨有希古之志常恨不得去其窮困卑陋以友天下之士其後予忝以春秋登進士第轉官詞林始得與天下之士相接私竊喜幸為因是可以去其固陋以進於學而落六至今無一可稱甚可歎也今年春二月鼎貞被命歸師于

然以喜方欲資其啓沃以警余不遠曾未幾時遽承恩南歸朋游相與固留之不可乃各為詩以道其情不鄙謂予序焉余謂鼎貞之來豈為利祿而動耶其志固有在也方其扁舟東下道彭蠡過匡廬覽九華登采石上金陵慶風雲之會瞻日月之光與天下之賢士大夫揖讓交游所以脫其沉鬱廣其耳目發舒其胸中之奇氣者亦至矣今茲之歸譬若乘雲馭風而翔夫太虛之表其快可勝言哉抑予復有說焉古之君子所以取友於天下非徒事遊覽登臨之樂蓋將以充其志而成其學也鼎貞其去此而毋忘舊好遜志時敏日就月將因是而益充其志益廣其學以造夫高明正大之域他日

抱負所蘊出而鳴 國家之盛以國揚顯庶幾先世之
遺烈可以垂無窮而復振於今日也余於鼎貞有責善
之道故不以頌而以規云

金文靖公集卷之七終